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

葛剑雄 主编

傅斯年讲史学

Fusinian Jiang Shixue

傅斯年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在三代及三代以前……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夷夏东西说》

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史学便是史料学：这话是我们讲这一课的中央题目。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这话是我们讨论这一篇的主旨。——《史学方法导论》

所谓方法，无所谓新旧。所谓新方法，不是在好高，不是在务远。假定这方法，用来可以得到新的知识，就是好的方法。若是用来得不到新知识，不可靠，就不算是好的方法，也就不是新的方法。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变迁，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进步，在转换的时候，常有新观念新方法产生。以方法为抽象的东西去讲，本无所谓新旧之分了。——《考古学的新方法》

……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夷夏东西说》

高，不是在务远。假定这个方法，用来可以得到新的知识，就是好的方法。若方法，也就不是新的方法。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变迁，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进步，方法为抽象的东西去讲，本无所谓新旧之分了。——《考古学的新方法》

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史学便是史料学：这话是我们讲这一课的中央题目。比较方法之应用：这话是我们讨论这一篇的主旨。——《史学方法导论》

……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宗旨第二条是扩张研究的材料……第三条是扩张研究的工具。——《国史语言研究室工作之旨趣》

傅斯年讲史学

Fusinian Jiang Shixue

傅斯年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斯年讲史学/傅斯年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8. 11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葛剑雄主编)

ISBN 978-7-80643-870-1

I. 傅… II. 傅…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7596 号

- 书 名** 傅斯年讲史学
著 者 傅斯年
责任编辑 卞 岐 韩凤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 邮编 210037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82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43-870-1
定 价 19.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
——葛剑雄 主编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总序

葛剑雄

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有了前人的成果,后人才能有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前人的成果,后人不得不重复前人的研究,而且未必能达到前人的高度,“广陵绝响”是人类学术史上经常不得不面对的千古遗恨。要是人类的学术研究成果始终能得到传承,人类能取得的进步肯定要大得多。

秦始皇时代,多数儒家经典被付之一炬,或者被禁止传播。博士伏生将《尚书》藏在墙壁间,秦汉之际的战乱过后大部分已经遗失,只剩下二十九篇。伏生就以此为基础,终身传授《尚书》。在他九十余岁时,汉文帝派晁错去他家学习。此时伏生已口齿不清,由他女儿转述才大致完成传授。尽管由于双方所操方言的差异,导致晁错的一些误解,但基本内容还是得以流传。“薪尽火传”,靠的是火种不灭。中华文明能够长盛不衰,并发扬光大,靠的就是一代代的火种。

印刷术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书籍的流传,但人为的破坏还是会使得有些书籍从此毁灭,往往使一门学问后继无人。而且,对严谨的学者来说,总会有一些研究的心得或某项具体成果来不及整理成文,或者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只能靠口耳相传。

从孔子杏坛讲学,到现代大学开设的各种课程,讲课一直是传授学

术的重要途径。学者的论著当然应该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主，重在创新；但讲课的目的是向学生传授，应该系统总结某一方面的学术史和全部成果，并不限于教师本人的研究领域和成果。中国的学术传承过程中，相当多的学者毕生从事教学，并没有留下什么个人著作，却使学术的薪火代代相传。而且，以传授学问为目的的讲稿或著作会较多注意受众的接受能力，更适合普及的要求。由于时代所限，这些著作在引文方面经常有不符现代学术规范的现象，甚至有引文错讹之处。本次整理中均未作修改，以存学术著作原貌。

20世纪是中国学术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时代，中国的现代学科都是在这一阶段建立起来的，中国的传统学术也在这一阶段实现了现代化转型，或者在现代学科中得到延续。但20世纪前期天灾人祸频仍，加上种种学术以外的原因，不少学术成果无法正常传播，有些虽未失传，却长期无人问津。直到近年，还有些自以为颇有发明创新的论著，其实只是由于没有充分了解前人的学术积累而作的无效重复。还有些学术论著虽曾发表，但流传不广，今天更不便查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近年来，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整理和出版（包括重版）名家的讲义、讲稿及普及性的学术论著成为当务之急。凤凰出版社编辑出版这套《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丛书，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目 录

史学方法导论	(1)
拟 目	(1)
史料论略	(1)
夷夏东西说	(35)
第一章 亳一商一般	(36)
第二章 夏 迹	(50)
第三章 夏夷交胜	(55)
第四章 诸夷姓	(61)
第五章 总结上文	(71)
周东封与殷遗民	(77)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84)
一、试想几篇《戴记》的时代	(88)
二、孔子与六经	(90)
三、在周汉方术家的世界中几个趋向	(95)
四、殷周间的故事	(100)
五、补说(《春秋》与《诗》)	(104)
战国子家叙论	(108)
一、论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 西洋哲学即印度日耳曼语言之副产 品 汉语实非哲学的语言 战国诸子亦非哲学家	(108)
二、论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	(110)
三、论止有儒墨为有组织之宗派,其余虽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者,然大体是自成一家之言	(116)
四、论春秋战国之际为什么诸家并兴	(117)
五、论儒为诸子之前驱,亦为诸子之后殿	(119)
六、论战国诸子之地方性	(121)
七、论墨家之反儒学	(127)
八、《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	(130)
九、齐晋两派政论	(137)
十、梁朝与稷下	(142)
十一、独行之士	(144)
十二、坚白异同之辩	(144)
十三、襍祥之重兴与五行说之盛	(144)
十四、所谓“杂家”	(145)
十五、预述周汉子家衔接之义	(146)
史记研究	(147)
史记研究参考品类	(147)
老子申韩列传第三	(149)
十篇有录无书说叙	(154)
论《太史公书》之卓越	(157)
论司马子长非古史学乃今史学家	(158)
考古学的新方法	(159)
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	
——敬告河南人士及他地人士之关心文化学术事业者	(166)
一、吾等发掘之原起及工作之宗旨	(166)
二、纠葛之突生	(169)
三、政府之主持及在开封之接洽	(170)
四、河南省政府之解决此事	(177)
五、吾等之欲愿与致谢	(178)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180)

史学方法导论^①

拟 目

- 第一讲 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
论史学在“叙述科学”中之位置
论历史的知识与艺术的手段
- 第二讲 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
- 第三讲 统计方法与史学
- 第四讲 史料论略
- 第五讲 古代史与近代史
- 第六讲 史学的逻辑
- 第七讲 所谓“史观”

史料论略

我们在上章讨论中国及欧洲历史学观念演进的时候，已经归纳到下列的几个结论：

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

^① 编者按：《史学方法导论》一书系孟真先生在北京大学教学之讲义稿。原书共分七讲，但今仅存第四讲《史料论略》，兹以付梓，以飨读者。

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

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假如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一切其他记载（此处所谓记载，不专指文字，犹史料之不以文字为限）不相干，则对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去对他做任何史学的工夫。假如天地间事都是这样，则没有一切科学了，史学也是其一。不过天地间事并不如此。物理化学的事件重复无数，故可以试验，地质生物的记载每有相互的关系，故有归纳的结论。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

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是《通鉴考异》。这是司马君实领导着刘攽、刘恕、范祖禹诸人做的。这里边可以看出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在西洋则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几百年；到十七八世纪，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成了。

史学便是史料学：这话是我们讲这一课的中央题目。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这话是我们讨论这一篇的主旨。但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比较方法之使用，每每是“因时制宜”的。处理每一历史的事件，每每取用一种特别的手段，这手段在宗旨上诚然不过是比较，在迎合事体上却是甲不能转到乙，乙不能转到丙，丙不能转到了……徒然高揭“史学的方法是以科学的比较为手段，去处理不同的记载”一个口号，仍不过是“托诸空言”；何如“见诸实事之深切著明”呢？所以我们把这一篇讨论分做几节，为每节举一个或若干个的实例，以见整理史料在实施上的意义。

第一章 史料之相对的价值

第一节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

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地分别着看。

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二：一、地下，二、古公廨、古庙宇及世家之所藏。不是一切东西都可在地下保存的，而文字所凭的材料，在后来的，几乎全不能在地下保存，如纸如帛。在早年的幸而所凭借者是骨，是金，是石，是陶，是泥；其是竹木的，只听见说在干燥的西域保存着，在中国北方的天气，已经很不适于保存这些东西于地下。至于世家，中国因为久不是封建的国家，所以是很少的，公廨庙宇是历经兵火匪劫的。所以敦煌的巨藏有一不有二，汲冢的故事一见不再见。竹书一类的东西，我也曾对之“寤寐思服”，梦想洛阳周冢，临淄齐冢，安知不如魏安僖王冢？不过洛阳陵墓已为官匪合作所盗尽，临淄滨海，气候较湿，这些梦想未必能实现于百一罢？直接材料的来源有些限制，所以每有偏重的现象。如殷卜辞所纪，“在祀与戎”，而无政事。周金文偏记光宠，少记事迹。敦煌卷子少有全书（其实敦煌卷子只可说是早年的间接材料，不得谓为直接材料）。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都是些“断烂朝报”。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所以玩古董的那么多，发明古史的何以那

么少呢？写钟鼎的那么多，能借殷周文字以补证经传的何以只有许瀚、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几个人呢？何以翁方纲、罗振玉一般人都不能呢？（《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原是王国维作的，不是罗振玉的。）珍藏唐写本的那么多，能知各种写本的互相位置者何以那么少呢？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于小事，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所以持区区的金文，而不熟读经传的人，只能去做刻图章的匠人；明知《说文》有无穷的毛病，无限的错误，然而丢了他，金文更讲不通。

以上说直接材料的了解，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然而直接材料虽然不比间接材料全得多，却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竟那么靠不住。则时经百千年，辗转经若干人手的记载，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使这材料全变一番面目；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一旦得到一个可信的材料，自然应该拿他去校正间接史料。间接史料的错误，靠他更正；间接史料的不足，靠他弥补；间接史料的错乱，靠他整齐；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靠他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那么以下两条路是不好走的：

一、只去玩弄直接材料，而不能把他应用到流传的材料中。例如玩古董的，刻图章的。

二、对新发现之直接材料深固闭拒的，例如根据秦人小篆，兼以汉儒所新造字，而高谈文始，同时说殷墟文字是刘铁云假造的章太炎。

标举七例，以见直接间接史料之互相为用。

例一 王国维君《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王静安君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两篇（《观堂集林》卷九），实在是近年汉学中最大的贡献之一。原文太长，现在只节录前篇的“王亥”、“王恒”、“上甲”三节，下篇的“商先王世数”一节，以见其方法。其实这个著作是不能割裂的，读者仍当取原书全看。



王君拿直接的史料，用细密的综合，得了下列的几个大结果。一、

证明《史记》袭《世本》说之不虚构；二、改正了《史记》中所有由于传写而生的小错误；三、于间接材料之矛盾中（《汉书》与《史记》），取决了是非。这是史学上再重要不过的事。至于附带的发现也多。假如王君不熟习经传，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假如熟习经传者不用这些材料，经传中关涉此事一切语句之意义及是非是不能取决的。那么，王君这个工作，正可为我们上节所数陈的主旨作一个再好不过的实例。

王亥







卜辞多记祭王亥事，《殷虚书契前编》有二事，曰：贞奠于王亥（卷一第四十九叶），曰：贞之于王亥卅牛辛亥用（卷四第八叶）。后编又有七事，曰：贞于王亥求年（卷上第一叶），曰：乙巳卜□贞之于王亥十（下阙同上第二十叶），曰：贞奠于王亥（同上第十九叶），曰：奠于王亥（同上第二十三叶），曰：癸卯□贞□□高祖王亥□□□（同上第二十一叶），曰：甲辰卜□贞辛亥奠于王亥卅牛十二月（同上第二十三叶），曰：贞登王亥羊（同上第二十六叶），曰：贞之于王亥□三百牛（同上第二十八叶）。龟甲兽骨文字有一事，曰：贞奠于王亥五牛（卷一第九叶）。观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礼之最隆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案：《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无王亥。惟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隐》：振，系本作核；《汉书·古今人表》作垓。然则《史记》之振当为核，或为垓字之讹也。《大荒东经》曰：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此《竹书纪年》真本，郭氏隐括之如此）今本《竹书纪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是《山海经》之王亥，古本《纪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又前于上甲微者一世，则为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无疑。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日，则亥乃其正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

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

王亥之名及其事迹，非徒见于《山海经》、《竹书》，周秦间人著书多能道之。《吕览·勿躬篇》：王冰作服牛。案，篆文冰作,与亥字相似，王亦王亥之讹。《世本·作篇》，胲作服牛，《初学记》卷二十九引，又《御览》八百九十引《世本》，鯀作服牛，鯀亦胲之讹。《路史注》引《世本》胲为黄帝马医，常医龙。疑引宋衷注。《御览》引宋注曰：胲黄帝臣也，能驾牛。又云：少昊时人，始驾牛。皆汉人说，不足据。实则《作篇》之胲，即《帝系篇》之核也）其证也。服牛者，即《大荒东经》之仆牛，古服、仆同音。《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该即胲，有扈即有易（说见下），朴牛亦即服牛。是《山海经》、《天问》、《吕览》、《世本》皆以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盖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盖古之有天下者，其先皆有大功德于天下。禹抑洪水，稷降嘉种，爰启夏周。商之相土王亥，盖亦其俦。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周秦间王亥之传说，胥由是起也。

卜辞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与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犹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然观殷人之名，即不用日辰者，亦取于时为多，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若冥，皆含朝莫明晦之意，而王恒之名亦取象于月弦。是以时为名或号者，乃殷俗也。夏后氏之以日为名者，有孔甲，有履癸，要在王亥及上甲之后矣。
























王恒

卜辞人名于王亥外又有王。其文曰：贞之于王（《铁云藏龟》第一百九十九叶及《书契后编》卷上第九叶）。又曰：贞之于王（《后编》卷下第七叶）。又作王，曰：贞王□（下阙，《前编》

卷七第十叶)。案，**亓**即恒字。《说文解字》二部：**恆**，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一心以舟施恒也。**丕**，古文**恆**从月。《诗》曰：如月之恒。案，许君既云古文**恆**从月，复引《诗》以释从月之意，而今本古文乃作**丕**，从二，从古文外，盖传写之讹，字当作**𠄎**。又，《说文》木部：智，竟也，从木**恆**声。**𠄎**，古文智。案，古从月之字，后或变而从舟，殷虚卜辞朝莫之朝作**𠄎**（《后编》卷下第三叶），从日月在艸间，与莫字从日在艸间同意，而篆文作**𠄎**，不从月而从舟。此例之**𠄎**本当作**𠄎**。智鼎有字**𠄎**，从心从**𠄎**，与篆文之**恆**从**𠄎**者同，即**恆**之初字，可知**𠄎𠄎**一字。卜辞**亓**字从二从**𠄎**（卜辞月字或作**𠄎**）或作**𠄎**），其为**𠄎𠄎**二字，或恒字之省无疑。其作**𠄎**者，《诗·小雅》：如月之恒。毛传：恒，弦也。弦本弓上物，故字又从弓。然则**亓𠄎**二字，确为恒字。王恒之为殷先祖，惟见于《楚辞·天问》。《天问》自“简狄在台誓何宜”以下二十韵，皆述商事（前夏事后周事）。其问王亥以下数世事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祿，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此十二韵以《大荒东经》及郭注所引《竹书》参证之，实纪王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而《山海经》、《竹书》之有易，《天问》作有扈，乃字之误，盖后人多见有扈，少见有易，又同是夏时事，故改易为扈。下文又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昏微即上甲微，有狄亦即有易也。古狄易二字同音，故互相通假。《说文解字》辵部，逖之古文作**𠄎**。《书·牧誓》：逖矣西土之人。《尔雅》郭注引作逖矣西土之人。《书·多士》：离逖尔土。《诗·大雅》：用逖蛮方。《鲁颂》：狄彼东周。《毕狄钟》：毕狄不葬。此逖逖狄三字，异文同义。《史记·殷本纪》之简狄，《索隐》曰：旧本作易。《汉书·古今人表》作简逖。《白虎通·礼乐篇》：狄者，易也。是古狄易二字通。有狄即有易，上甲遵迹而有易不宁，是王亥弊于有易，非弊于有扈，故曰，扈当为易字之误也。狄易二字不知孰正孰借，其国当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孙氏之驥说）。盖商之先自冥治河，王亥迁殷（今本《竹书纪年》，帝芒三十三

年，商侯迁于殷，其时商侯即王亥也。《山海经》注所引《真本竹书》，亦称王亥为殷王子亥，称殷不称商，则《今本纪年》此条，古本想亦有之。殷在河北，非亳殷，见余前撰《三代地理小记》，已由商丘越大河而北，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服牛之利即发现于此。有易之人杀王亥，取服牛，所谓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者也。其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者，似记王亥被杀之事。其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者，恒盖该弟，与该同秉季德，复得该所失服牛也。所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者，谓上甲微能率循其先人之迹，有易与之有杀父之讎，故为之不宁也。繁鸟萃棘以下，当亦记上甲事，书阙有间，不敢妄为之说，然非如王逸章句所说，解居父及象事，固自显然。要之，《天问》所说当与《山海经》及《竹书纪年》同出一源，而《天问》就壁画发问，所记尤详。恒之一人，并为诸书所未载。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其时代自当相接，而《天问》之该与恒，适与之相当，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则中间十二韵自系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则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

上甲

《鲁词》：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是商人祭上甲微。而卜辞不见上甲。郭璞《大荒东经注》引《竹书》作主甲微，而卜辞亦不见主甲。余由卜辞有三人名，其乙丙丁三字者在或中，而悟卜辞中凡数十见之（或作），即上甲也。卜辞中凡田狩之田字，其中横直二笔皆与其四旁相接；而人名之，则其中横直二笔或其直笔必与四旁不接，与田字区别较然。中十字即古甲字（卜辞与古金文皆同），甲在中，与之乙丙丁三字在或中同意。亦有中横直二笔与四旁接，而与田狩字无别者，则上加一作以别之。上加一者，古六书中指事之法，一在上，与二字（古文上字）之一在一上同意，去上甲之义尤近。细观卜辞中记或者数十条，亦惟上甲微始足当之。卜辞中云自（或作）至于多后衣者五（《书契前编》卷二第二十五叶三见，又卷三第二十

七叶，《后编》卷上第二十叶各一见），其断片云自田至于多后者三（《前编》卷二第二十五叶两见，又卷三第二十八叶一见），云自田至于武乙衣者一（《后编》卷上第二十叶）。衣者，古殷祭之名。又卜辞曰：丁卯，贞来乙亥告自田（《后编》卷上第二十八叶）；又曰：乙亥卜宾贞□大御自田（同上卷下第六叶）；又曰：（上阙）贞翌甲□田自田（同上第三十四叶）。凡祭告皆曰自田，是田实居先公先王之首也。又曰：辛巳卜大贞之自田元示三牛二示一牛十三月（《前编》卷三第二十二叶）。又云：乙未贞其求自田十又三示牛小示羊（《后编》卷上第二十八叶）。是田为元示及十又三示之首。殷之先公称示，主壬主癸卜辞称示壬示癸，则田又居先公之首也。商之先人王亥始以辰名，上甲以降皆以日名，是商人数先公当自上甲始。且田之为上甲，又有可征证者。殷之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日，祭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辞之通例也。今卜辞中凡专祭田者皆用甲日，如曰：在三月甲子□祭田（《前编》卷四第十八叶）；又曰：在十月又一（即十有一月）甲申□酹祭田（《后编》卷下第二十叶）；又曰：癸卯卜翌甲辰之田牛吉（同上第二十七叶）；又曰：甲辰卜贞来甲寅又伐田羊五卯牛一（同上第二十一叶）。此四事祭田有日皆用甲日。又云：在正月□□（此二字阙）祭大甲田（同上第二十一叶）。此条虽无祭日，然与大甲同日祭，则亦用甲日矣。即与诸先王先公合祭时，其有日可考者，亦用甲日。如曰：贞翌甲□田自田（同上）；又曰：癸巳卜贞彤彤日自田至于多后衣亡它自□在四月惟王二祀（《前编》卷三第二十七叶）；又曰：癸卯，王卜贞酹翌日自田至多后衣亡它在□在九月惟王五祀（《后编》卷上第二十叶）。此二条以癸巳及癸卯卜，则其所云之彤日翌日，皆甲日也。是故田之名甲，可以祭日用甲证之；田字为十（古甲字）在□中，可以区丙丁三名乙丙丁在□中证之；而此甲之即上甲，又可以其居先公先王之首证之。此说虽若穿凿，然恐殷人复起，亦无以易之矣。

《鲁语》称商人报上甲微，《孔丛子》引《逸书》：惟高宗报上甲微。（此魏晋间伪书之未采入梅本者，今本《竹书纪年》武丁十二年报祀上甲微，即本诸此）报者，盖非常祭。今卜辞于上甲有合祭，有专祭，皆常祭也。又商人于先公皆祭，非独上甲，可知周人言殷礼